

兩個不幸的人

段雪生 著

一九三七



兩個不幸的友人

段雪生著



一九二七年冬天，我居住在南京城北一間破瓦屋裏。因為窮，愁的關係，得了胃擴張，以至食量大減，每頓祇能喫飯少許。飯後，胸部緊張，反胃，嘔吐。

胃病的難過，怕祇有患過胃病的人才有經驗知道。——好比初戀的滋味，祇有初戀時的人才知道其中的味道是一個道理。飲食是健康的人，在日常生活中最快感的一件事。得下胃病後的我，直視

啣飯爲畏途。當食以前，便恐懼食後的難過。食後便是痛楚的來臨。

有時當胃痛極劇之時，把胸緊貼在棹上或被上，以求減輕胃的痛苦。恰巧房東和包飯作的老板走了來追討房飯的欠債，債病交迫，無可奈何！觸到人生是痛苦，是乏味，是悲哀，是憤嫉……。總覺得卸了生活的外衣，比載上衣食住和病痛的担子要好些。

在病患中，在煩腦中，思想是最紛紜複雜的；有時耐不過痛苦，想跑到鷄鳴寺去投井，以求解脫痛苦；有時想耐着痛苦，挺着身軀去與惡的環境奮鬥，削平社會上一切不平等的事情；有時想縮小影子，藏匿到深山裏去，消除病患，減免他人的壓迫。有時想……。真是奇想百出！萬感叢生！

但結果理想終于是理想：走到胭脂井邊去，俯視着深深的古井，及井中映象的飄渺浮雲，參差樹

影；憑吊一回，唏噓不已！復抱着怯弱頹喪的心走了回來。至於挺着身軀去削平人類不平，肥遯往深山中去采薇而食這些夢，終于是夢；僅留在記憶裏，作為沉默回憶時自憐自笑的資料。

當時，和我往來的朋友，一個是在下關工人夜校當教員的易趣園，一個是淪落失業的夏力人。趣園日裏在工廠作工，夜裏在夜校上課。因為時間的關係，故我們少有一會面。

和我往還最親密的，祇有力人一人。日常不是我到他那死寂的古廟裏去，便是他到我的蕭疎破屋裏來。

力人是住在北極閣上的廟裏。他貪山上的空氣清潔，房飯儉便，故他在那裏已住了半年。

一夜，北風甚緊。殘冬的寒月冷清清地挂在幽邃的天空上。我如入定的老僧似的，枯坐在破屋裏；把一座閃眼的將涸的煤油燈吹滅了，看着寒冷

的月光在破屋外的土塔前推移。

淒厲的寒風，吹透了我單薄的棉袍，好像我的赤心都被它吹凍了！我想：“我此時的身心，不是死滅了的嗎！？你看塔前的枯草，沿白如霜的月色，冷靜灰黑的屋瓦，皆是全死滅的了。四圍四圍，一切一切，皆是死滅！……………”

主人的房門開了，一頭黑犬由門內跳出來。立在階前，迎着寒影，狂吠幾聲，我方才由這死滅的枯寂的空氣裏生蘇過來，覺得一切皆要比以前生動一點。

我想這樣的枯坐着自甘寒寂，聽任四圍死寂的霧圍氣來包圍我，來戲謔我；不如出去走動一下，增加點生氣和體溫來抵禦這寒涼，與戲謔的好。

我於是走出門，埋着頭在大學旁邊一帶馬路上走。寒月和路燈的光輝浴着我的身子，在馬路上

映現出長短濃薄不同的兩個人影。我一步一步地踏着短的黑影走，看着長的頭影在牆壁上，在籬笆上搖幌。

“到那裏去？到酒店去買醉消寒？不能！不能！囊中沒有錢。到浴堂裏去洗個身，或者去喝一杯咖啡嗎？橫順要有錢，沒錢如何能！？……我呀！喂！已到了窮途末路了。失業將近一年，這一年以來，千磨百折，受不盡的苦楚。雖想自己振拔，打出一條生路，以自救救人；怎奈不幸的氣運，事事與我為難。不僅沒有救人，而自己亦幾乎無法救活。亦曾依着趣園去教過幾天書，也曾在勝記印刷公司去當過幾天校對，在和記打蛋廠去做過幾天工，但皆因事與病的牽累，做不上半月又辭退了出來。近三月來，天天在這北城一帶馬路上走，與我窮狀相似的人，和朝夕在街上尋殘羹敗骨的幾隻喪家之狗，皆把我認熟了。賣燒餅的老頭子，和一個衣服

襤褸，披襟露肘，面目青瘦的失業工人，我們一會面，便打招呼。那種不能言喻的懇摯之情，我一想，便要落淚。那賣燒餅的老頭子，在賒欠上對我的補助，更使我銘心不忘。我有時在步道上走，有幾家貴宅的肥狗，當我行過宅門時，牠那毒惡的眼光與咆哮的狂吠，不能不使我頓生仇恨之念，忍性不住，想即刻打將進去，把朱門貴戶踏平，誅滅了這些眼內無珠，仗勢欺人的癩狗。過後一想：我仍是原諒了牠們，念牠們要保持自己的生活永遠安寧，自然要為護主人的產業。一旦被如我這類衣服襤褸，形狀單寒的人，打了進去，劫了牠主人的金銀，摸了進去，偷了牠主人的財寶。牠將要受間接的影響，或者竟至於捱打被逐。唉！這些以往的事，不想了罷！不想了罷！想來也着實無味。現在橫在目前的問題：是今夜走往何處去？時間已經不早了，大學鐘樓上的鐘，短針已經指在十一點上，再

過一點，就是明日的時間了！唉！我這樣孤魂野鬼似的飄流踽踽，走到何時，走往何處！？……喂！我已成了幽靈，無人過問。……走到何時走往何處！？……”

我一壁走，一壁想，埋着頭竄；忽然聽着犬吠，我以爲又行近朱門華宅了！抬頭一望：蕭疏的籬落，冷森森地，銀白的月光，澈在屋簷的西面。主人的黑狗，在揚聲相迎我。

“是進去好？是不進去的好？！進去，仍然是死氣沉沉，空空洞洞的一間房。即便是躺上床去睡，也不過把單薄的被，和頭和腦的包住，鬆着腿擺在木板上。未必淒厲的寒風與冰凍逼人的空氣，能讓我安靜地睡一忽？不進去嗎！又往何處去呢？近處幾條馬路已經走完了。……如何呢！？……”

月影又推移過去兩溝瓦了。我仍呆立在門外思想。

“……還是不進去的好。屋內冷靜得陰氣襲人，坐着睡着皆乏味。不如到山上去找力人談談，他還可給我許多力來燃燒將死的心。若我們能談到心熱時，豈不是寒也消了，愁也減了！？去！決定去力人那裏。今夜這個寒宵，準備在他那蕭齋裏消磨去罷！”

想定後，我於是向北走去。行過鐵路，即是上山的小道，山茶和白楊所遮住的石級，已經長滿了乾黑色的霉苔，不過經冬的枯苔，是不滑足的。踏足上去時，微聞吱吱地磨擦聲而已。

山茶和白楊被北風吹得赤條條的沒有一張生葉。山茶雖結了不少的花蕾，但它們好似失了乳的嬰兒，瘦小得可憐，能不能開出肥茂的紅花，有誰能說呢！？

月光照着雜樹的枯條，投着瘦長的影子在石級上。我一級一級地往上走，空寂地悲涼地氣分，

由山上一層一層地積壓下來。什麼聲音都沒有。靜至敗葉由枯枝上掉下來的微響，皆辨得出。

走到半山時，腿部微覺酸軟，想歇一歇再走上去。於是，掉身向南，坐在一個小石上。

青煙像絨氈似的，鬆曲流動着鋪在人們的屋頂上。濛濛樹影，十萬人家，或隱或顯地沉迷在青煙裏。靠江那面極南的地帶，如層雲似的白霧，紆徐環遶着城邊，在江上飄渺。

城北一帶的燈火絕少，祇有馬路上的路燈，和洋房裏間或透出來的紅綠紗燈，蕭蕭疏疏散點在青煙中。南城之燈火極盛，如貴婦人們裙邊上所嵌鑲的珠邊，閃鑠晶亮得發光。

“雲煙籠罩中的古城啊！你受了數千年封建制度的傳襲，你受了近代資本制度的突擊。你躲不開歷史車輪的轉動，而謝絕這位兀突的來客，脫了你那件宮裝的外衣。現在呵現在，你迎接進來了這位

遠來的海外客，你仍要保持封建的門面。我細看你石磚包砌着的心臟，好似各時代歷史博物館所陳列的一樣：有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的老農；有坐紡車拋單梭的女工；有鋼鐵業電氣業的新式工人；……有最古式的綠呢大轎；有最新式的摩托車；……我呀，亦是你心臟中包藏着的一個動物，但我是什麼呢！？我代表什麼呢！？我無財產，我無職業。我沒壓迫過人，人却壓迫過我。……我呀，究竟代表什麼呢！？我這樣不同不樣的怪物，是孤魂嗎，是野鬼呢！呵！呵！……”

我坐在石上，淒然獨嘆了一回才慢慢的走上山去。

寺裏黑魘魘地比馬路上半山裏更覺孤寂，陰森的塵土氣窒人鼻息。我好如埋葬往土坑裏去的人，四圍皆沒抓住一點兒舒適。走到東廊下力人的屋外，月影斜射在屋簷上，幾個蝙蝠繞來繞去的在

簷外飛。

當我推門進去時，一盞幽綠色的煤油燈在棹上微微閃光。書籍紙片，墨水瓶，手巾，很散亂的擺在棹上與幽然的燈光作伴。

力人睡在一張無帳的木板上，閉住兩眼。一床無包皮的棉絮蓋在他那瘦骨支離的病體上。他把左手來枕在腦後，右手放在棉絮外不停的畫字（？）。聽着推門的聲音，他把緊閉住的雙眼張開，盯着那黯然的燈光。

“力人！”

我呼喚了他一聲。他即刻就把棉絮推開，一彎足就站了起來；很欣然的走來執着我的手，如離別多年一旦相逢的故友似的迎接。

他那不常見的欣然之色，使我歡喜，也使我驚訝。因為他有如此的面色，的確是不常見。

待我坐在那張對着床的木椅上坐着時，他那

副歡喜的臉，馬上沉了下去變爲凜若冰霜的臉了。

他很兀突地由屋中走回木板——床——上去坐着，仍把他那失常的尖銳的目光射着煤油燈。

“又三四天不見了，近日怎樣？”

他聽着我談話的聲音，把尖銳的目光掉換過來瞪着我。我十分驚懼他那神氣十足的目光。

“呵！呵！”他無意義的說了這一句。

我知道他沒有聽明白我的話，我又補說一遍：

“三四天不見了，現在怎樣！？”

“是的，的確是三四天不見了。怎樣嗎！沒有怎樣；還不是與三四天以前一樣的。其實像我這樣的人，謾說三天四天，就是三月兩月，三年兩年，再遠一點說十年八年後見着我，還是一塵不變的。這三四天來，不祇我沒有變，就是四圍的環境，也一樣沒有變的。凜冽的北風，霏微的冬雨，仍不時在起，不時在落。寺裏的鐘聲，室中的靜寂，不是與三四

天以前一樣的輕敲；一樣的靜寂?!朋友!你聽!雖然，我的軀壳擺在木板上，但我却不曾熟過一點鐘的好覺。——在這三四天裏。——假如我這幾天的思想若能是有條理的話，怕我已成了一個有所發明的思想家了!但是，糟雜的胡想，有什麼長益!?這三四天來，古今中外的人事物相，皆被我想遍了。結果仍一無所得，徒使腦子發張而已!唉!人生……”

“你是有家信來的罷!”

力人聽了這句問話，如受傷的野獸似的，把兇利的眼光猛刺我一眼，就掉頭轉去望着那被書籍，紙片，狼藉包圍住的煤油燈了。足足待四五分鐘才慢慢的回答我。

“嚙!”

在他未說先嘆的時候，我很失悔不該如此問他。他之不喜歡談家事，不是我不知道的。

“你還在代我注念家庭嗎？我是沒有家庭的了！家庭也許還在繫念我——雖對我不滿。——我已經視它爲一個萬惡的集體，決意與它脫離了。半月前，一個南來的同鄉來訪問我。和我說了半日的話，知道我的家庭更糟得不成樣子。父親又討了第八個姨太太，把第五一個送與姓烏的軍長去了。母親不知如何夤緣，把三弟寄拜與王部長，想在財政部或交通部去找個差事。你看這種透骨可恥之事，——人所不做的，我的父母做到了。唉！這還是小事，還有：……不說……好罷！乾脆說出來，有什麼不可以對人言的事呢！？還有他一件事，——我的父親——在秋初的時候，因礦坑的工人，——礦坑是我家開的——請改良待遇，增加勞銀的事而罷工，他在灤州去請了一營兵到礦坑來，殺了三個礦夫代表，開除了一百多名礦夫。事情到如此平息下去，可是他的心啊……唉！不說

了罷！這就是我的家庭！我不願說的萬惡家庭！”

力人談至此，便將右手舉起擦擦他紅潤的眼睛，徐徐的橫躺上床去。